



童心

遇「兵」記

西九龍高鐵站，售票處前，排隊入口的地方距離窗口有那麼幾分距離。不知道誰出錢請的人，在這個入口處盤問：「先生，你辦理乜嘢？」聲音帶著些許粗獷。我告訴她，自己專門來打印車票。「不用打印，現在都不用車票，有證件就可以。」女人竭力隱匿不屑，但還是被我敏感地聽出了幾分嘲弄。我耐心解釋，只不過是來打印一張報銷憑證。她竟然將我攔住，大手一揮：「那邊有機器，去那邊打！」

此刻，售票處的幾個窗口都無人問津，售票員個個開得望眼欲穿。有這個工夫，我完全可以到幾米外的窗口辦理完所需的業務，可現在，這女人偏就不放行。我有點惱火了，狠狠回過去：「機器打不了！必須人工！」女人嘆咄一笑：「這年頭哪還有機器解決不了的問題？」自以為是的样子徹底激怒了我。我來硬的——直接闖過去，幾步奔到窗口，將我的訴求講給售票員聽。售票員一聽就明白了，不到1分鐘就辦好了。原來，半個月前我通過網上的代理公司買了一張從西九龍到廣州的火車票，在內地火車站的自助機器上打印報銷憑證，刷不出來。再到西九龍站的自助機器上試，還是刷不出！眼看着報銷期限就要過了，我打電話到網上的代理公司詢問該如何處理，對方說，這種從香港出發的火車票，如果是在代理公司購買的，就必須到西九龍的人工售票窗口去打印——看看，這真的就是機器解決不了的問題！

都說「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我雖然不敢自詡為秀才，但也算是靠賣字為生。我不禁想問：香港一向以服務質素著稱，怎麼西九龍高鐵站這樣的香港形象窗口，反而因為服務的人多了還降低了效率、體驗感更差了呢？倘若花的是我這個納稅人的錢，我的確是要心疼了。



潘明珠

馮老大愛 傳承文化

一位大作家何時會放下他的筆呢？不！寫作是作家的生活，作家的人生，怎可能放下手中筆？

在艷陽高照、海棠花開的春天，我隨港澳作家「回家」團來到天津，聆聽82歲的馮驥才老師講中國傳統文化，他說：「在1992年我把文學的筆暫放下。」

當時我一聽很震驚，1992年他才50歲吧，創作力旺盛，何解放下筆？

記得我中學時讀過他的名篇《高女人和他的矮丈夫》，當時妙齡的我，還未懂愛情真諦，但對他筆下這對飽受非議和迫害的夫妻那份忠貞悲情的愛，我深受感動。

人到長大了，有一次高舉着一把特別大的傘，忽然想起此小說的經典畫面：矮丈夫高舉傘子，但傘下卻留有空白，高女人已消失……這次能親眼近距離見到大師馮老，令我很興奮，雖時間所限，只匆匆參觀了他在天津大學的文學藝術研究院，包括雕塑和畫展，但他的藝術奇才及對中國傳統文化保育的執着，教我深深敬佩！

他暫放下文學的筆，是因他投入到更迫切重要的工作！馮

驥才老師發現民間許多老建築、民間文化所依存的許多傳統村落都被拆遷、在無聲瓦解，這些地方老建築具歷史意義，與人們的生活有着千絲萬縷牽連的，他不想傳統文化沒入時代潮流，遂大手筆動用自己的稿費，邀請各單位的人物去觀察，游說他們，又向省市部門建議緊急調查，保護重要的傳統文物，經過20多年堅持努力，整理民間文化得到成果。他說這是自覺的文化到文化的自覺。

如今馮老開始在天津大學建設「非遺學」新學科，為構建「非遺學」的理論和知識體系，為非遺的科學保護和人才培養，孜孜不倦地繼續這重大工程，令人欽佩。

胸懷大愛的馮老，手中一支健筆，其實沒有停過，反而變得更多元了。他送贈了珍貴的書禮給我們，翻閱其新作《俗世奇人》，寫市井生活的傳奇人物，例如寫正骨醫生《蘇七塊》醫術高明像變魔術；古玩行家《藍眼》有可識別假畫之法寶等；以境寫人，以輕鬆筆法刻畫了地域風貌，風土人情，讚揚時代的工匠精神，又嘲諷欠良知道德的小人物，對他們的醜惡嘴臉描繪得淋漓盡致，具警世意義。



馮驥才演講中。 作者供圖



潘國森

防「跨性別霸權」影響三觀

香港入境處剛公告身份證持有人申請改變性別的政策有修改，除了完成「性別重置手術」(Gender Reassignment Surgery)之外，只部分「重置」而符合一些條件也可以申請改「性別」。政府發言人又強調，身份證寫的性別並不代表其在法律上的性別云云。原來去年香港終審法院曾經裁定政府要求全套「重置」才可以更改身份證性別的政策「違憲」！

「性別重置手術」以前叫「變性手術」，「變性」對應英語的(Transsexual)。有些醫生認為他們可以改變人的「性別」。辦法如下：

(一)「男變女」要切除外生殖器至完全失去生殖能力；隆胸和服用大劑量雌激素(即「女性荷爾蒙」)，還有些無中生有地造出「人工陰道」。這些費用高昂的手術對當事人身體傷害甚大，必須分階段執行。於是就出現當事人未全套「重置」就急不及待要所有人都當他為「真女人」。沒有子宮和卵巢，無論有幾多醫生、律師、社工說你是「女人」，你也不能活得像一個身心健康的女人。

(二)「女變男」就簡單得多！卵巢和子宮都在腹腔內，

「眼不見為乾淨」，不用大費周張地摘除了。割去乳房再加劑量雄激素(即「男性荷爾蒙」)令到當事人生鬚就可以了。再講究的就加造沒有生殖功能的「人工男外生殖器」。同理，「女變男」也不是「真男人」。

讀者如有生物學和人體生理學的入門常識，當知道兩種「變性」分別極大！此所以潘國森向來主張所有「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都要分清男女之別，「男性研究」和「女性研究」實在「異」的多而「同」的少。

「男變女」不可易！「引刀成一快」就無法挽回！事實上真有少數案例是原生「正常男人」在聽信醫生的話去搞「性別重置」之後，竟然後悔起來！「幫」他「變性」的醫生無法再讓「她」變回真男人。

「女變男」就不一樣！前時見報上有「男人懷孕」的故事，其實是原生「正常女人」在「女變男」手術後反悔回頭再做媽媽，幸好子宮和卵巢仍在！於是滿臉鬍鬚、貌似男人也可以十月懷胎後生娃娃！

了解兩種「變性」，然後才可以識得懂「跨性別霸權」(Transgender Hegemony)打算怎樣破壞人們的三觀，改變(或摧毀)我們的社會。



若荷

桃花醉

在我的記憶中，這裏每年都有那麼幾場花事，春花、夏花、秋花、冬花，花開花落，如夢似幻。每一場都宛如精心策劃的盛宴，在你陶醉其中、無法自拔之時，它卻悄然轉身，邁向另一個季節。就像這幾天，冬寒還未有完全消散，陽光便迫不及待地灑向大地，一場夜雨之後，深藏寒冬下的花蕾便迫不及待地探出枝頭。

「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簷間積雨聲。」卸去了冬日的寒妝，春天悠揚地登場，一出場，便溫暖了大地，草兒漸漸地綠起來，風兒漸漸地柔和，山間花兒朵朵開放，五顏六色的花頂着蕊溢着香，你來我往熱鬧開鬧。春，暗香盈盈；春，充滿生機，瀟灑在崗鄉的桃花瓣上、杏花林中，也落在遊人的肩頭上，像一杯不調製的雞尾酒，不用品嘗也能覺到醉人的酒香。

在春天的季節裏漫步，我彷彿聽到了古人抑揚頓挫的吟詠：「南枝才放兩三花，雪裏吟香弄粉些。淡淡着煙濃着月，深深籠水淺籠沙。」每一個字句都充滿了對大自然的讚美。詩人用熱情歌頌着冬雪，用梅花描繪着春天，而我的故鄉，則以桃花為春天的象徵和標誌，用勤勞和智慧，編織着春天的美好畫卷，用滿山滿嶺的胭紅，裝點出山村的嫵媚。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翻開

《詩經》，我才得知，那些我們從童年時期便吟唱的桃花，不僅有其美，實際還寄託着家業昌盛、代代相傳的美好願景。桃樹繁茂的樹枝，茂密的葉子，象徵着子孫繁盛、景象繁榮，而鮮豔的桃花則代表着女主人的品行，包括她的善良、溫柔、節儉和持家有方。

沿着唐詩宋詞的遺韻，我沉浸在「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的詩句中，重溫着那個關於崔護的動人故事。多情的詩人啊！去年無意間闖進一座桃花園，透過半掩的門扉，瞥見了一位美麗如桃花的女子，她的魅力令人無法抗拒。今年再度踏足此地，桃花依舊燦爛，可那位佳人卻已無處尋覓。然而，在我崗鄉的桃園裏，從不缺踏春賞花的人，但凡是個桃花着色的地方，都有那般姣好的面容，明眸流轉，微笑嫣然，人與花和諧相映。

「桃花塢裏桃花庵，桃花庵裏桃花仙。桃花仙人種桃樹，又摘桃花賣酒錢……」崗鄉的桃花，從風流才子唐伯虎的《桃花庵歌》中款款走來，將她們描繪得如詩如畫，每一筆都出落得才華橫溢。風流儂儂的唐寅數點秋香，更是將桃花詩句吟誦得輕歌曼舞。那些怒放的花朵，也曾在孔尚任的《桃花扇》裏傾情演繹，一曲《桃花扇》的昆曲唱詞，撥動過多少人的心弦，驚醒了塵世，纏綿了愛

情，流轉了悲歡。看風景的人癡了，風景中的人醉了，片片桃花，只為點染一個愛情故事，不為花期。

「花萼相承二月時，深紅淺紫總皆宜。」宋代詩人丘葵的這首詩，用在這裏是再恰當不過了。地處偏遠的崗鄉，坐落在沂蒙山區的峰巒之間，當地人在雨水稀缺的土地上，不僅種出了大豆、高粱，還培育出了丁香、牡丹等花卉，桃樹更是漫山遍野，使高山變得豐饒，煙柳如畫，宛若人間仙境。每當桃花盛開的時節，天空總是會下起小雨，或者天氣晴好，或者春雨綿綿，細雨綿綿的時候，滋潤着新開的桃花，使之更加嬌艷，天氣晴好，桃花更加燦爛，近看千枝搖曳，遠望如雲似霞，等到那首《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唱響大江南北，人們紛紛呼朋喚友來到山上山下，山前山後，賞花遊玩，穿行於東風漫卷的畫屏之中。

站在桃花染紅的山腰上，便會發現，愈是桃花絢爛的地方，愈是這個春天最為喧鬧的地方。早春的蜜蜂忙碌地扇動着翅膀，繞耳嚶嚶，牠們在採花取蜜的同時，也在分享滿園的春色。年年去賞桃花，年年舊情新續。隨着熟悉的道路愈走愈寬廣，崗鄉的山水愈發美麗動人。你看，沿途楊柳低垂，絲枝依依，串串柳芽兒，露出早春的新綠，向人們傳遞着春暖花開的訊息。



余似心

街頭寫生推廣香港旅遊

大家有否曾希望自己成為畫中人是怎樣的？我雖然喜歡畫自畫像，但也好奇人家怎樣畫我，畫出來的樣貌和畫味如何？有一年我到羅馬旅遊，趁家人去遊鬥獸場，我最不想重遊的殘忍遺蹟，獨自在附近遊逛。見一中國人開檔替人繪畫，想是前往學習的留學生，也就光顧支持同胞。他花了近一個小時，我支付了折合約100港元，拿着那張素描，心想說句：「啊，原來自己是這個樣子，也是不錯的。」不論畫功自己入畫很是親切。

說到街頭寫生「賣藝」，其中最著名的當然是巴黎的蒙馬特(Montmartre)。拾級而上見一廣場，有來自世界各國的幾十位畫家擺攤，所以又名「畫家廣場」。這裏的畫家，各有所長，你可以根據他們擺放出來的傑作風格去選擇喜歡的為自己繪畫，有誇張的、漫畫式的、寫實派的、唯美主義的、新派創作……競爭激烈，水準極高，不然難以在眾多畫家中獲得顧客。

街頭寫生除了在歐洲流行，這風氣早已吹入內地，我在北京的文青集中地，在

旅遊區看到有幾個人在開檔子，替人畫肖像，放出來的畫作都是寫實的，畫功深厚，相信是美術學院的學生或畢業生。

在深圳的「大芬油畫村」，要找人畫像一點也不難，整個村都是畫家。想學點功夫，處處都是即學的美術工作坊。

這令我想起香港特區政府正推廣各類藝術盛事，以吸引更多遊客。以往手機不流行，在尖沙咀近維多利亞，尤其是香港分外迷人的夜景，就有不少人專門替遊客拍照。現在人人有手機，隨時自行打卡，這些拍照服務不再。香港藝術造詣高的人不少，何不讓藝術家公開申請擺檔替人在各旅遊區速寫肖像？加上香港特色背景，可推廣本港旅遊啊！香港旅遊發展局可考慮考慮。



北京的街頭寫生。 作者供圖



狸美美

開放大學校園的難題

3月底，擁有113年歷史的香港大學宣布從5月1日起將實施「遊客分流措施」，說白了就是：外人不能再隨便進了。

去過港大(香港大學)的都知，這座百年校園無論從位置還是精神上一直都高度融入社會。多年來，市民和遊客可以自由進出，校內的部分設施也明確對外開放，街坊們天天穿過校區去行山，新人們經常在本部大樓的古蹟長廊和《色戒》裏的水池邊拍婚紗照，小理在陸佑堂打新冠疫苗，甚至還有不少外人會偷溜進課旁聽，雖不合規，但也鮮有人管——面對求知者，大學總是包容的。最新的兩個全球大學權威排名，港大QS排第26位，THE排第31位，永遠的香港第一，常年的亞洲數一數二。牛氣又親民，暗暗熏陶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如今這座頂尖的高等學府不再自由開放，實在是所有人的損失。

關閉的原因，港大沒說，但媒體和社交平台已交代得很清楚：遊客太多且缺乏分寸，嚴重影響教學和生活。比如校園人滿為患，排電梯要預足半個鐘導致學生經常遲到；港鐵口大排長龍還不時有人插隊；轉課的途中要應付至少10撥問路的，還會被小孩子阻道；有遊客在學生食堂買飯後要求學生代刷卡；甚至還有遊客擅闖課堂悠然拍照，其「坦然感」讓教授學生都「大為震驚」……據媒體報稱，有學生做了相關問卷調查，表示「很受滋擾」的受訪師生高達九成。

伴隨着港大的決定，社會上也出現了反對的聲音，也再一次提出了那個

古老的問題：大學校園該不該開放？

之所以說是老問題，是因為相關討論早已有之。伴隨着疫情解封，關閉了3年的諸多內地大學卻在重開的道路上「磨磨蹭蹭」，導致不少民眾不滿。去年5月，一位家長想帶娃進深圳大學卻被保安攔下，接連質問「深大是誰的？納稅人為什麼不能進？」的視頻遂被瘋傳，直接引發開放大校園的大討論，至港大事件前，討論仍然未停。

但是跑題了啊。大學是公共資源，本質就應該是資源共享，同時大學肩負使命，和時代互相滋養是其根本的社會責任。大學校園當然應該開放，而且早就應該成為共識。真正該討論的是如何管理和各自的責任。

小×書上轉一圈，就會知道不是港大矯情，而是沒有分寸感的遊客正把所有大學美好的初衷都逼進了角落，堵車、搶飯、吵鬧、人滿為患是基本操作，更有甚者，會夜晚上校園練車、在自習室講電話、入女生宿舍偷內衣……而武漢大學在櫻花加持下，喜提草地被踏平、樹枝被攀折、滿地大小便，還有山東大學的雕像據說也被遊客毀壞了，惹得不少學生傷心不已。

大學校園該開放，但拋開劑量談毒性就是要流氓，拋開管理談開放也差不多。而細看吵鬧各方，師生不想鬧，遊客想鬧，街坊想專為社區開，校友想就為舊人開，大多立場都是屁股決定腦袋，但真正有效的，不是指責別人，而是冷靜自省，在索要之前，先盡好自己的責任，才能取得這道難題中的最大公約數。



劉征

觀看科幻電影

在經過一段時間的低迷之後，科幻電影似乎又逐漸引起了中國觀眾的喜愛。在前幾年，也就是疫情之前，在經歷過漫長的《復仇者聯盟》這個高潮之後，美國科幻電影就逐漸開始在中國走下坡路。每一部科幻電影上映，票房總不盡如人意，關鍵原因在於口碑。觀眾還未及前往影院，壞口碑就來了。通常，這些壞口碑來自於一些影評，觀眾在看過這些影評之後，就不再前往影院。

以至於，《變種特攻》系列的近幾部作品登陸中國之後，其故事屢遭詬病，以至於票房都很差。

不過，視覺奇觀正是科幻電影存在的真正價值，甚至是整個電影行業無可替代的價值。在經過廣播、電視，甚至是互聯網之後，電影依然還可以擁有這麼多受眾，完全在於電影屏幕的巨大以及音效。因而，科幻電影這些年在荷里活不可謂不風生水起。所以，龐大正是電影這種藝術形式最獨特的地方，而科幻電影就是最適宜用這種龐大製造奇觀的技術。尤其在看過各種綠幕的揭秘之後，我們更是不得不驚

嘆於演員的演技如此之好，居然能夠面對一堆沒有生命且簡陋不堪的攝影棚完成表演，況且還表演得這樣逼真。

這兩年，中國觀眾對於奇觀的喜愛似乎重新佔據上風。無論網絡評論如何詬病，觀眾還是願意花錢去看。很多人覺得僅僅為了視覺，也值得前往電影院看科幻電影。更何況，如果我們深究科幻電影的美學，會發現它們幾乎是一體的。因為科幻電影的虛構需要一種美學支撐，它便總是在一個時代尋找這個時代最酷炫的藝術形式作為它技術的呈現方式。因而，技術就與當代美學結緣了。

再回頭來看最受詬病的劇情，在我看來，絕大多數的批評並不甚中肯。原因在於科幻電影是嚴格按照隱喻展開故事，每一個劇情的設計都來源於這個對象所對應的意義，而非外在對象本身。就拿《沙丘瀚戰：第二章》來說，倘若我們將沙丘隱喻為網絡輿論，將沙蟲隱喻為網絡事件，將吸引沙蟲的沙鍾隱喻為一種共振，這個情節就成了「被共振帶來的網絡事件威力大到足以破壞一切」這個判斷。我們也就瞬間明白為什麼只有沙漠之民可以駕馭沙

蟲，因為網絡輿論就是網民的共振造成的。

科幻電影特別適合用這種隱喻表達時代精神。因為它借助技術虛構世界。評論之所以常常批評科幻電影的故事情節，是因為在觀看一部科幻電影時，總是自覺地將現實生活的經驗帶入電影的情節，一旦這種日常經驗無法被電影外在所反映，觀眾就認定這部電影不好。

況且，即便有人意識到科幻電影是一種符號性的東西，並試圖通過故事和隱喻來解釋電影，一旦牽扯到抽象的意義問題，那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人們之所以都可以很自信地評論電影，是因為我們相信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所有的評論都是合理的。但這種啟蒙運動將一切榮譽都歸於個人的社會倫理卻遭到了本體論的反對。所謂本體論，它的要旨就是承認萬事萬物都有其自身不可改變的屬性。真理之所以可以被追尋，正在於去發現每一樣事物的本體自身，而不是急於為了將對象與我拉近，就忙不迭地發展我的闡釋。倘若理解了這一點，觀看科幻電影就十分有趣了。